

卷八 志 舊叙

事賦晉杜預春秋序云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
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職方有

攷歷漢有輿圖志後世師之凡郡國州邑莫不
皆狀若是乎志之爲重於古今也明矣是以王
者統理萬物必置左右史以記言動焉矧親民
之官撫有民社者哉果休戚利病與民相關則

必查建置之源流與制度之因革民風之貞淫
人物之盛衰委曲詳悉無不經心朕後用寬用
嚴因其剛柔之所宜而化導之則扶進休隆游
必有資矣或者不察以爲挾藻翰墨溢美一時
已耳豈足與言纂輯之深意乎西平舊有邑志
因兵燹盡厄祖龍鳴璫承乏茲土過索成書不
得唯見邑之百事委頓倍

得唯見邑之百事委頓倍

卷七

詢名宿故老以云數十年前尚有可
則頽憊日甚也或衝疲之至于斯極歟抑田土
之瘠下使賦歟或百姓之頑梗歟抑徃者教養
之無方歟誠不知其故深懼綏輯之鮮術適
中丞賈撫臺檄下全屬纂修邑志誠殷乚振興
至意哉維時

郡守金公雅意課督仰副

中丞公盛心竊思制作不備則吏治弗光良有
司之責也

鳴璫

不敏簿書冗繁且受事日淺于

邑事未悉雖狀敢不恪恭乃事乎于是向學博

孟君謀所以成之者孟云纂志必須才學識並

到者方可狀德望不優輿論不協恐不足以

衆心爰懇邑薦紳張君文學王京國楊輩一

同書者八人孰某實屬精分

以得之于殘碑斷碣或得之于耆老成言憶

盛朝憲典無不備載尤期寧樸毋華寧詳毋略
凡邑之利弊休戚皎如列眉更且善無微而不
錄美有幽而皆揚亦庶幾周職方漢輿圖之遺
意爾若云整救斯民之頽弊綏輯斯民之衰殘
以無忝爲親民之官則懼之忤也益甚也吁後

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觀建置則知繭絲保障
之匪易詳制度始知報効稱職之爲難察民風
則知鼓勵振作之有自閱人物始知教化之所
由興與凡樽節愛養此林匕者或亦操刀者之
一助歟過謂鳴璩有成勞則有其襄其役者六
時

順治己亥歲十月既望
西平縣事安

重修西平縣志序

國有史家有譜所以章往烈詔來者
使千載之下披圖爛牋指顧可得也
地志邑乘義同家國問山陵而不對
訪人物而茫狀人其謂之何夫令於
一邑宜無所不通曉山川之阨塞幾
何戶口之登耗幾何土田之壤瘠幾

何闕人材之盛衰何代爲最也武備
之宜飭者何等也前修之嬾媿以何
政先哲之彪炳者何氏之高曾也了
朕於心目之間而後張弛厝注無徃
不得其當西平下邑其於神州僅如
黑子之著面微星之麗周天朕而况
波南之上游滇楚燕趙之北道乎

秀之舊無日

其地民

無主

一遇燬潦率易獸散汙萊之土倍於
穀土而又藩產之估佃安插之室廬
交錯並至爲之令者手口俱堵幸告
無罪無論其他卽考舊章搜故牒整
齊舊事勒成一書亦可暇哉余筮仕
以來披覽前乘未當於心有意整輯

之而未遑也九閱寒暑口詢掌錄頗
得其端委爰取而重訂之去前志之
成十有二年矣夫天道三年一小變
十年一大變今者土著之衆卽向之
輕去就逋竄相繼者也變矣而儉如
故也穀麥之士卽向之荒翳滿目夫
用不剝者也變矣而用如故也

重修西平縣志序

志何昉乎昉自古太史載輶軒
詢方列國採風問俗攷山原曠
澤之異剛柔燥濕之宜與經界
疆域之詳物土舟車之利悉皆
登於掌記載諸簡冊使夫宇宙

六合之所珍所產以居以食萬
彙群生燦爛畢備一目了然以
爲居尊馭卑在上臨下撫近綏
遠之助於王朝有柱史氏於侯
國有太史氏世紀其事守而無
失後世因之而志輿圖

心迨及郡國州縣莫不各有經
載示褒貶於善惡寓揚刺於貞
淫俾使往跡不致湮沒後世有
所懲勸官其地者有所仰止生
其土者有所景行望古遙集者
有所向慕去就一道同風音邇

興遠非徒列方技採異聞備文
藝侈觀玩而已思深哉莫志若
也西平疆域爲古栢子國垂世
最永周末始廢意其時之民情
必惇朴循理所以歷世久遠非
近代之紛拏囂陵比也囂陵之

其始於吳楚兵爭之際乎

詎者秋吳伐楚戰於柏舉再戰

於豫章三戰及郢遂入郢都

其先晉楚爭鄭禍結其連柏舉

為楚疆場地惟經侵伐戰爭

輻芻菱所謂耕鑿陶茅桑麻

利益不暇及以故其時人吏無
傳拓舉之爲相舉謂得尙有行
聖之流風餘酌戡戰國隸
亦爭戰之國生聚教養
如秦置郡縣爰屬

多盜秦人

民望其能勞來安集於傍縣乎
漢之興也乃置爲西平縣漢代
世崇名節重儒術所以其時遂
有郅惲之忠義郅壽之廉能李
咸之清直伍孚之剛毅山川蒸
蔚於斯爲盛而人材亦於是乎